

百 科 小 叢 書

宋 代 文 學

呂 思 勉 著

王 雲 五 主 編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書叢小科百

學文代宋

著勉思呂

編主五雲王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
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
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
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向公
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
 五載之經營驟於一旦迭蒙
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
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
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
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
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
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
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督

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初版
 民國廿二年國難後第一版
 三月印行

(五三七)

百科叢書
 宋代文學一冊

定價大洋叁角
 酌加運費匯費

呂 思 勉

王 雲 五

發行人
 王 雲 五
 河南路

河南路
 印書館

商務印書館
 海及各埠

宋代文學目錄

第一章	概說	一
第二章	宋代之古文	八
第三章	宋代之駢文	三〇
第四章	宋代之詩	四七
第五章	宋代之詞曲	七七
第六章	宋代之小說	一〇三

宋代文學

第一章 概說

中國文學，大致可分爲四期：第一期斷自西周以前，第二期自東周至西漢，第三期自東漢至南北朝，第四期自隋唐至清。第五期則屬諸自今以後矣。請得而略言之。

各國文學之發達，韻文皆先於散文。吾國亦然。最古之書，傳於今者，大抵整齊而有韻。（如老子是也。老子雖東周之世寫出，然其文必傳之自古者也。老子書中，無男女字，祇有牝牡字，即可徵其文之古。）其無韻者，亦簡質少助字。（如尚書是也。）此蓋古人言語思想，均不甚發達，故其書詞意多渾涵。又其時簡牘用少，學問多由口耳相傳，故多編爲簡短協韻之句，以便誦習也。文以語言爲本，詩以歌謠爲本，韻文與詩，相似而實不同。此時代之詩，傳於今，最完備者，爲三百篇。三百篇之句，昔人云

自一言至九言。（見詩疏。）實以四言爲多。閒有三言者。（四言而加一助字，實亦三言也。）前乎三百篇之詩，可信者，其體製皆與三百篇相類。（如伊耆氏蜡辭是也。見禮記郊特牲。）其有類乎後世之詩體者，則其意雖傳之自古，而其辭必後人所爲矣。（如南風歌是也。古書記人言語，多僅傳其意，而其辭則爲著書者所自爲。卽歌謠亦然。史記田敬仲世家，謂田常以大斗出貸，小斗收之。齊人歌之曰：『姬乎采芑，歸乎田成子。』劉知幾譏其不實，而不知古人自有此例也。劉說見史通暗惑篇。』此爲第一期。

整齊簡質之文，節短而韻長，詞少而意多，非不美也。然思想發達，則苦其不足盡意。夫思想發達，則言語隨之。言語發達，則文字從之。於是流暢之散文興焉。散文之興，蓋在東周之世。至西漢而極。（西周以前文字，傳於今者甚少。較可信其出於西周人者，如周誥，其辭卽多中屈，與殷盤相類。其明白易曉者，如金縢，則恐其辭已出後人矣。然究尙與東周之世文字不同。要之今人讀之，覺其明白如論孟，暢達如戰國策者，西周以前，殆無有也。）此時代之詩，四言漸變爲五言。又有三七言者。（如荀子之成相篇是。漢世樂府之調，蓋權輿於此。此爲第二期。

第二期之文字，與口語極相近。今日讀之，祇覺其古茂可愛。然在當時，則頗嫌其冗蔓。（此時代之文字，有極冗蔓者。如史記周本紀：『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。』諸侯二字，竟不刪去其一。句法可謂冗贅已極。又如墨子非攻上篇：『今有一人，入人園圃，竊其桃李，衆聞則非之；上爲政者，得則罰之，此何也？以虧人自利也。至攘人犬豕雞豚者，其不義，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。是何故也？以虧人愈多，其不仁茲甚，罪益厚。至入人欄廄，取人馬牛者，其不義，又甚攘人犬豕雞豚。此何故也？以虧人愈多，苟虧人愈多，其不仁茲甚，罪益厚。至殺不辜人也，拖其衣裘，取戈劍者，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，取人馬牛。此何故也？以其虧人愈多，苟虧人愈多，其不仁茲甚矣，罪益厚。』則句法語調，兩極冗蔓矣。古人此等文字甚多，自後人爲之，皆數語可了耳。古人之所以如此，皆由其與口語相近故也。）於是漸加以修飾。修飾之道有二：（一）於詞類，擇其足以引起美感者用之。（二）於句法，求其齊整。（用典兼涵此兩義。）（一）用典則辭句少而所含之意多，耐人尋味。故典者，不啻詞之至美者也。（二）用一故事，直加敘述，如敘事然，即無所謂用典。所謂用典者，皆不敘其事，而以一二語櫟括之者也。此之謂翦裁。用事必加以翦裁，即所以求其文之齊整也。○近人涵芬樓文談徵故云：『凡說理之文，恐

不足徵信於人，必取古事以實之。漢魏六朝，以矜鍊爲貴。往往一節之中，連引十餘事。或一句爲一事，或二三句爲一事，皆以類相從，層見疊出。蓋其時偶儷之體盛行，故操觚家亦喜講翦鎔對仗之法。至唐昌黎公出，而文體一變。徵故之法，閒有全錄舊文，不以綴續從事。東坡窮其才力所至，引用史傳，必詳錄本末。有一事而至數十字者。『案韓蘇文體所以變古，以古書少，所引事人人知之；後世書多，則不能然也。此亦古文不得不代駢文而起之一端。』其風始於西漢之末造，而盛於東京。魏晉以降，扇而彌甚。遂至專尚藻飾，務爲排偶，與口語相去日遠焉。此時代之詩，則五言大昌，而樂府亦盛。詩文皆漸調平仄，遂開唐宋律體之端。（不獨詩賦有古律之別，文亦有之。唐宋駢文，調平仄惟謹者，皆律體也。）此爲第三期。

文字與口語日遠，寢至不能達意，必有所以拯其弊者，於是古文興焉。（其人自謂復古，謂之古文。實則對駢文而言，當云散文。其對韻文而稱之散文，則當稱無韻文，方免混淆。）古文非一蹴而幾也。其初與藻繪之文並行者有筆。筆雖不避俚俗，然辭句整齊，聲調渾緩，實仍不脫當時修飾之風。（口語句之長短不定。當時所謂筆者，特迫於無可如何，參用俗語；且不加藻繪耳。然其句調仍極整

齊實與口語不合。且文貴典雅，久已相沿成習，以通俗之筆，施之高文典冊，必爲時人所不懌。然以藻繪之文爲之，亦有嫌其體製之不稱者。於是有所欲模放古人者焉。遺其神而取其貌，如蘇綽之擬大誥。是夫所惡於藻繪之文者，不徒以其有失質樸之風，亦以其不能達意也。今貌效古人，其於輕佻浮薄之弊，則去矣，而其不能達意，則實與藻繪之文同。抑藻繪之文，不能施之高文典冊者，以其體製之不相稱也。今貌效古人，則爲優孟之衣冠，無其情而襲其形，其可笑乃彌甚。（體製不稱，與無其情而襲其形，同爲一種不美。）逮韓柳出，用古人之文法，（第二期散文之法。）以達今人之意思。今人之言語，有可易以古語者，則譯之以求其雅。其不能易者，則卽不改以存其真。如是，則俚俗與藻繪之病皆除。文之適用於此時者，莫此體若矣。此古文之興，所以爲中國文學界一大事也。古文運動，始於南北朝之末，歷隋及唐，而告成於韓柳。然其風猶未盛。能爲此種文字者，寥寥可數。普通文字，仍沿前此駢儷之舊者也。至宋世而古文之學乃大昌。歐、曾、蘇、王，各極所至。普通應用文字，亦多用散文。而散文始與駢文，成中分之勢矣。（其時僅詔誥章表等，仍沿用駢文。以拘於體制，故難變也。）○詔誥自元以後，可謂改用白話。元代詔令，多用語體。元史泰定帝紀中，尙存一篇。明清兩代詔令，雖貌用文言，實

則以口語爲主，而以文言變其貌耳。然文學之進步，實由簡而趨繁。新者既興，舊者不必遂廢。故散文雖盛行，駢文仍保其相當之位置；而唐宋人所爲之駢文，較之南北朝以前，且各有其特色焉。（宋駢文之特色，尤爲顯著。以其與南北朝以前之駢文，相異彌甚也。此亦唐宋文字，同走一方向，至宋而大成之一端。）又文字嫌其藻繪而不能達意，雖圖改革，厥有兩途：（一）以古代散文爲法，（二）以口語爲準是也。前者雅而究不能盡達時人之意，後者則宜之於口者，即可筆之於書，可謂意無不達。而或不免失之鄙俗。（此亦爲一失，文自有當求雅處，故文言白話，實各有其用。專主白話，而詆文言爲死文字者，亦一偏之論也。）二者實各有短長，而亦各有其用。凡物之真有用者，有之必不能廢，無之必不容不興。故古文起於隋唐之世，而專主口語之白話文，亦萌芽於是時。如儒釋二家之語錄及平話是也。故唐宋之世，實古文白話，同時並進，（二者皆爲散文。）而駢文仍得保其相當之位置者也。至於詩，則在唐代爲極盛。舊詩之體製，至此可謂皆備。宋人於詩之體製，未能出於唐人之外。而其意境、字面，（意境者實質，字面者形式也。）則與唐人判然不同。後人之詩，非宗唐，卽北宋，至今未能出此兩派之外焉。故詩之爲學，亦唐人具之，宋人繼之。而後大成者也。又中國之詩，當分廣狹兩義：

以狹義論，則惟向所謂詩者，乃得謂之詩。以廣義論，則詞與曲亦皆詩也。詞起於唐而盛於宋，曲起於宋而盛於元。元有天下僅八十年，以文化論，一切皆承宋之餘緒，不徒祇可謂之閨位，實乃祇可謂之附庸。故廣義之詩，亦可謂唐人創之，宋人成之也。清代宋人所謂道學者，流弊漸著。清儒乃創樸學以救之。以學問論，頗足補宋人之所闕。然清儒以好古故，於文學亦欲祧唐、宋而法周、秦、漢、魏，則實未能有所成就也。故文學史上，截至今日，講新文學以前，實猶未能離乎唐、宋之一時期也。此爲第四期。

本書主論宋代文學。先立此章，以見宋代文學，在文學史上之位置。以下乃分五章詳說之。

第二章 宋代之古文

宋代爲古文者，始自柳開。（大名人，開寶六年進士，歷典州郡，咸平中，卒於京師。）開少遇天水老儒趙生，授以韓文，好之。自名曰肩愈，字紹元，意欲續韓柳之緒也。（見張景所撰行狀。）既乃改名開，字仲塗，自謂能開聖道之塗云。（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）開弟子曰張景（字晦之，公安人，官至廷評）爲開撰行狀，謂開『生於晉末，長於宋初』。又開序韓文云：『予讀先生之文，年十有七』。則其爲古文，實早於穆伯長數十年。（穆生於太平興國四年。歐陽修論尹師魯墓誌書，謂穆氏學古文，在師魯前，朱子名臣言行錄，則謂師魯學古文於穆氏。則柳開而外，宋代治古文者，當以穆氏爲最早。）故洪邁容齋隨筆，以歐陽修數宋代之爲古文者不及開；且云天下未有道韓文者爲異。（見下。）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，謂『歐公嘗推本朝古文，自仲塗始。』則歐公固有推崇柳氏之論矣。特洪氏偶未見耳。（范仲淹尹師魯集序云：『五代文體薄弱，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，泊楊大年，專事藻飾，謂古道

不適於用，廢而弗學。久之，師魯與穆伯長力爲古文。歐陽永叔從而振之。由是天下之文，一變而古。亦溯其原於開。開所爲文，張景輯之爲十五卷，曰河東先生集。陳振孫書錄解題，謂『其體艱澀。』今讀之誠然。今錄一篇如下，以見宋代古文初興之時，明而未融之象焉。

柳開穆夫人墓誌銘

漢開運元年，開叔父諱承贊卒。叔母穆，年二十有七，嫠居四十五年。歲己丑五月，歿於家。後七年，葬叔父墓中。唐季，我先人塋館陶縣北三十里。周廣順中，始葬叔父大名府西南二十里，村曰馮杜。開近歲連上書，天子哀之，賜錢三十萬，使葬先臣之屬。得華州進士王煥襄其事。煥義者也，恭恪弗懈，成開之心。柳宮姓，爲地法利坤艮。自叔父墓東下十七步，我皇考之墓。又東下，仲父諱承煦之墓。各以子位從之。又東下，叔父諱承陟之墓。叔陟無嗣，以季父諱承遠之墓同域焉。故昭義軍節度推官閔，叔母長子也。閔叔父卒始生，次子也。趙氏故婦女也。次病廢，老於室。（案此數語文有奪誤。）開爲兒時，見我烈考治家孝且嚴。視叔母二子，常先開與閔。我母萬年君愛猶己，勤勤儲儲，常懼有闕。乃叔母至老，我二兄至成人，不類諸孤兒寡婦。月旦望，諸叔母拜堂下畢，卽曰：『上手抵面，聽奉

我皇考誠。』告之曰：『人之家，兄弟無不義盡，因娶婦入門，異姓相聚，爭長競短，漸漬日聞，偏愛私藏，以至背戾。分門割戶，患若賊讎。皆汝婦人所作。男子有剛腸者，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役？吾見多矣。若等寧是乎？』退卽惴惴閉息，恐然如有大誅責。至死，不敢道一語爲不孝事。抵開輩，賴之得全其家也如此。嗚呼！君子正己，直其言，居上其善也；家國治焉，小人枉己，私爲言，居上不善也。家國亂焉。旨哉君子也！銘曰：

昔我叔之去世兮，垂嚴誠之深辭。旨穆母而告云兮，惟夫婦之有儀。伊生死之孰免兮，於貞節而弗虧。代厚養以多屬兮，家復貴而偶時。寧不完於安佚兮，胡適彼而士斯。介如石之克鮮兮，衆猶草之離離。母血涕以奉教兮，哀心以自持。畢考命之惇孤兮，終天地而弗移。噫！嚙過此兮，母曷爲知！

柳開以後，尹洙以前，能爲古文者，又有王禹偁（字元之，鉅野人。太平興國八年進士。嘗知制誥。入翰林爲學士。以直道自任，累見貶斥。最後知黃州，徙蘄州卒。）孫何（字漢公，蔡州人。淳化進士，累官右司諫，歷兩浙轉運，入知制誥。）丁謂（字謂之，後更字公言，蘇州人。淳化進士，累遷知制誥，天禧

時爲相，封晉國公。仁宗立，貶崖州司戶參軍。更赦，徙道州。明道末，以祕書監召還。卒於光州。葉水心稱禹偁文古雅簡淡，真宗以前，未有及者。今讀之，實多未脫俗調。（觀世所傳誦待漏院記、竹樓記可見。）林竹溪（名希逸，字肅翁，福清人，端平進士，官至考功員外郎。）謂其「意已務實，而未得典則之正」是也。（見文獻通考。）何「幼篤學嗜古，爲文宗經。」謂亦能爲古文。嘗袖文同謁禹偁。禹偁驚重之，謂韓柳後三百年乃有此作。時「並稱爲孫丁」云。（晁公武讀書志。）案謂名亦列西崑酬唱集中。三人者，蓋異於時，而又未能選卽於古。故宋代數爲古文者，或及之，或不及之也。

宋代詩文，皆至慶曆之際而大變。主持一時之風會者，實爲歐陽公。（歐陽修，字永叔，自號醉翁，又號六一居士。廬陵人，中進士甲科，累官知制誥，出知滁州。後召還，爲翰林學士，嘉祐時，拜參政。熙寧初致仕，諡文忠。）而爲歐公古文之先導者，則穆修（字伯長，鄆州人，大中祥符進士，授泰州司理參軍。以伉直，被誣，貶池州，徙潁。蔡二州文學掾，以卒。宋人皆稱爲穆參軍，從其初官也。）尹洙（字師魯，河南人，天聖進士。官至起居舍人。）蘇舜元，舜欽兄弟也。（舜元，字才翁，梓州人，官至度支判官。舜欽，字子美，景祐進士，累遷集賢校理。坐事除名，流寓蘇州，作滄浪亭，自號滄浪翁。後爲湖州長史卒。）歐

公作子美文集序，謂『子美之齒少於予，而予學古文，反在其後。天聖之間，予舉進士於有司，見時學者，務以言語聲偶擗裂，號爲時文，以相誇尚。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。時人頗共非笑之，而子美不顧也。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，下詔書，諷勉學者以近古。由是其風漸息，而學者稍趨於古焉。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，其始終自守，不牽世俗，可謂特立之士也。』又其書韓文後曰：『予少家漢東，有大姓李氏者，其子堯輔，頗好學。予游其家，見其敝簾貯故書在壁間，發而視之，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，脫落顛倒無次序，因乞以歸讀之。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。予亦方舉進士，以禮部詩賦爲事。後官於洛陽，而尹師魯之徒皆在，遂相與作爲古文。因出所藏唐昌黎集補綴之。其後天下學者，亦漸趨於古。韓文遂行於世。』蘇舜欽哀穆先生文，謂其『得柳子厚文，刻貨之，讎者甚少。踰年乃得百緡。』而穆氏答喬適書，亦謂『今世士子，習尚淺近，非章句聲偶之辭，不置耳目。浮軌濫轍，相跡而奔，靡有異塗焉。其間獨取以古文語者，則與語怪者同也。衆又排詬之，罪毀之，不目以爲迂，則指以爲惑。謂之背時遠名，闕於富貴。先進則莫有譽之者，同儕則莫有附之者，其人苟失自知之明，守之不以固，持之不以堅，則莫不懼而疑，悔而思，忽焉且復去此而卽彼矣。』可見是時古文之衰；

亦可見諸人爲古文之先後，及宋代古文興起之始末也。

所謂古文者，謂以古人文字之善者爲法，非謂徑作古語也。若逕作古語，則意必不能盡達；卽自謂能達，而他人讀之，亦必苦其艱澀；與鄙俗者其失惟鈞矣。然拔起於流俗之中，而效古人者，欲盡變其形貌甚難。此宋初爲古文者，所以皆不免有艱澀之病。（葉水心曰：『柳開、穆修、張景、劉牧、當時號能古文。今文鑑所存來賢亭記、河南尉廳壁記、法相院鐘記、靜勝亭記、待月亭記諸篇可見。時以偶儻二巧爲尙，而我以斷散鄙拙爲高，自齊梁以來，言古文者無不如此。韓愈之備盡時體，抑不自名，李翱、皇甫湜，往往不能知，而況孟郊、張籍乎？』）古人文字，固極天下之巧麗矣，彼怪迂鈍樸，用功不深，纔得其腐敗粗澀而已。『案艱澀之病，不獨柳、穆諸人，卽尹、蘇亦未盡免。邵伯溫聞見錄，謂『錢惟演守西都，起雙桂樓，建臨園鐸，命師魯、歐公爲記。歐公文千字，師魯五百字而已。歐公服其簡古。』師魯文簡古，誠有勝歐公處，然其不如歐公處，亦正在此。且如蘇氏滄浪亭記，善矣，能如歐公諸記之有興會乎？○葉氏說見文獻通考，文鑑謂呂祖謙所編宋文鑑也。來賢亭記，柳開作，河南尉廳壁記，張景作。法相院鐘記，靜勝亭記，皆穆修作，待月亭記，劉牧作。必至歐公，而後可稱大成也。（陳振孫云：『本朝初爲